

南開大學的學生生活

趙英才

作者來南大不久，對於一切生活現象，或均未能觀察詳盡，不過僅略述其梗概。本文多參考南大出版之嚮導與迎新，得力不少。再有一點聲明，作者係男生，故多偏於男生生活，普通關於男女共同生活，尙能道而出之，至於女同學之繁禁城中（宿舍）生活，則素非所悉，作者膽小，既不敢探險深入，而又若素無聯絡，相知頗少，故亦無從探詢，知之則述之，不知者則付闕如焉！

作者附識

一總的印象

南大的學生生活，總不如清華，燕京那樣華貴，那樣舒適；更不如其他大學那樣自由，浪漫，完美。所以比較上是拘束些，艱苦些。物質方面，是經濟的關係，誠如校長所說：「南開差不多真要改作難開了。雖然，清華好，是許多人流血的錢立的；燕京好，他們有教會的幫助。南開惟有自己掙扎……。」我們對清華，燕京，既不羨慕，更不嫉妬。但是精神方面，

我們不是自誇，總不是與人同流的吧！這裏我引一段黃鈺生先生的話來說：「中國甲午戰敗，有個學者，不服這口氣……：就是南開學校的創辦人嚴範孫。十九世紀末年，列強爭向中國租海港，有個水師學生，奉命到威海衛去撤下中國旗子……：，這個學生不服氣他所生的這一民族，就這樣沒出息，於是他立志辦教育……：就是南大校長張伯苓。嚴張二人不服氣的精神，就成了南開的特點。天災，地勢；人禍；南開都抗過，失敗了，不服氣，挺着頸頸再幹。南開的標語，也就是：

—— 融洽的感情

—— 牢靠的學問

—— 誠實的生活

南大精神生活的介紹，就止於此，也不再說。以後要說的，便是南大的校址在天津八里台，離城很遠，不但很有鄉村風味，在某一部分，更覺得有曠野風味，校外四面全被水圍着，校內草塘很多，蓮池也不少，面積很大，水的面積總比陸地多，因此才感到景緻還好，如果以偌大面積，全是平坦大路，也就太沒意味了。同時校內許多亭，園，花畦，林木，道路，樓房，也都建造得很適意，配置得很相當。校舍雖然當不起華貴，還能說得上幽雅。所

以我們的生活，雖然稱不得舒適，總還有些陶冶的味兒的鮮美的享受了。

二日常生活

此口常生活則專指衣食住行，不涉及其他。分項述明于后！

A 衣的方面 各人穿衣，個個不同，就是姐倆或哥倆也未必一樣，現在且把他分開來說。

以性質而分，則爲單，夾，皮，棉，紗。一切都有，隨時變換。

以顏色而分，則紅，橙，黃，綠，青，白，紫，藍，黑，花，丈青，絲藍，于白，無所不有。男同學中，色彩還簡單，女同學中則千奇百

式——敵人絕對不敢說怪——無所不有。色彩花樣之新者，吾無以名之……以材料論，則綢，呢，絨，絨，紗，絹，綾，羅，葛，皮，毛

，以至於市布，大尺布，花奇布，陰丹士林布，縐。樣樣皆有，還有叫不上名來的……

以式樣論，則大別之爲中西兩種，細別之則寬，瘦，肥，狹，翻領，捲邊，洋服，制服，中國服，又是

色色俱全。

以穿法論，真是所謂個性甚大，一

樣東西，十人穿起來，倒有九個不一樣。普通的每人都有一條黃布褲子，體育時候都穿。多數是便服大衣，洋服褲子，少數洋服和制服，但是，個人穿什麼，時常變換，今天看他穿一件粗布大褂，明天是星期，也許就換上一套漂亮西裝，上堂時候是長袍，運動時候，就要短打。也許夾袍上加一件外套，長衫上又套一件毛衣，不過沒人穿馬褂。豪華的少，儉樸的多。……鞋襪與帽：鞋有皮鞋，布鞋，運動鞋，價目不一樣，色彩不一樣，樣式更不一樣，由一元錢以至於幾十多元錢的都有。帽子則有禮帽，便帽，運動帽，五花八門，紅黃黑綠（？）無所不有，不過女同學戴帽子的，很少很少。襪子則高到腿根的，短到足踝的，絲的線的也都有，不過布襪子和黑色的恐怕沒有。

B 食的方面 有的在學校包伙食，有的在小館子隨便吃的，也有的自阻伙食。在小館子吃的，是沒有一定，他心想吃什麼，就吃什麼，這回包子麵，那回就是飯菜湯。今天兩頓，明天五頓。上午九點半，下午也許就是一點二十，這回我無從說起。在學校包伙食的，每天兩餐，午間十二點一次，下午六點一次。飯的方面有稀粥，乾飯，饅頭，隨便吃。菜的方面葷素都有，每次有一盤湯，三盤菜或四盤菜，外加鹹菜一小碟。伙食費按月交錢，每月七元餘，要是星期六晚餐，和星期日晚餐不吃的話，就交六元多錢，吃得雖然不算高貴，但是還很潔淨，發現一個蒼蠅，就罰廚房兩毛錢，——不過多數是換菜了事。自組伙食的，吃的大致不差，稍微賤點。近日常難發生，有幾位苦若之士，吃二等伙食，只吃饅頭飯鹹菜，沒有旁的菜，精神，值得欽佩。每天二餐，如果早晨餓，可以吃早點，小館子，食堂，點心舖都有，包子，麵，湯，粥，點心，油菓子，豆腐漿，二十銅子也吃早點；一毛二毛，也吃早點。

自己要吃零食，小館子裏隨便吃。水果舖子裏，吃的比較多，那裏食物也多，瓜子，花生米，梨，葡萄，柿子，糖菓，點心，罐頭，涼咖啡，檸檬水都有，學校通令不准記賬，這些吃食舖，真是川流不息，大發財源。

C 住的方面：宿舍是樓房，樓上下都住人。不過現在不如從前好住樓上住到樓下，反到省得上下費事。宿舍樓兩座，分第一第二，每樓約六十間，依號排列，每屋住三人或四人，每人一板牀，二人一個自習桌，每人一燈，另有一大書架，每人的書，都可以擺開，地方很大，牀上有抽屜，可以鎖。每人裝設不同；地方寬的，自己可以買把藤椅坐，自習桌也可以擺出點藝術味來。有的人桌上擺着書，有的人滿擺化裝品，有的人擺相片，畫片，文具。行李各人帶的都不一樣，鋪法也不同，只要收拾得整齊，是沒人干涉的。夜每天十點半熄燈，早六點起床，豐潔室雖然不大，倒也不擠，因為人人起床時間不同，規定是六點，沒有室的，可以隨便。洗澡從早到晚，都可以洗。浴室，廁所，都很寬敞潔淨。

G 行的方面 沒有什麼可說，每人上街，多數坐膠皮車，少數走路坐汽車，可能範圍內，也可以坐船，在院內走路，方吃完飯，都是慢慢的踱來踱去。普通走路都保持適當的快度。有急事情的，却是草上飛一般。道路也很平坦，要不是自有別關，絕無傾跌之虞。

三 讀書生活

——校錄嚮導萍水君南大學生生活概觀

A 講室中的生活、南大學生素以肯讀書著名，從此也可見讀書這件事在南大學生生活中所佔地位的重要。功課緊，也是人

所共知的，講規則吧，每門功課一人不得曠過六次，否則不准大考，講考試吧，有大考、小考、月考、口試、習題。講上班吧：教授來到班上，放下書，拿出錶來，學生問，教授解答，然後，就留下次功課。於是教授開講，大家鴉雀無聲記筆記，一點鐘下來，腰酸背痛，心裏却還痛快之至，有難死無怨之慨。

然而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班等到教授進來，恨不得馬上打下班鈴，學生如坐針氈，教授少講一句是一句！還有的班講者自講，忙者自忙，講的是英格蘭文或者細胞體系，忙的也許是歐洲大戰，愛因斯坦，這班班除非講到「愛」講到「情」，全般精神，總歸統一。這種情形，在兩大的「變態的例外」。

無線電事業，日見發達，至於班上也打起無線電來了，教授的一言一行，女同學的一舉一動，都值得拍發無線電的，裝置極簡單，一支鉛筆，一張紙條，如是而已。「密司」們在教室裏似乎有一個特權。教授問題很少問到她們，即或輪到，答不出來，不獨不致引起教授瞪眼，反可使之一笑，這是在下最美慕的一點，

B 圖書館中的生活；據校外人說，南大圖書館在華北論建築可算第二，論藏書可

算第三，作者見聞太淺，對這話不加可否，不過南大圖書館確令人滿意。論地勢，幽靜而清雅；論建築，樸實而完備，論設備，冬有氣爐，夏有電扇，電燈很多；論藏書，中文西文日見增多。東面閱覽廳裏，擺着數約三百份中西文雜誌，價值巨萬的鋼鐵書架，放着成千成萬的中西文書籍。

圖書館的閱者，由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四十分，每日總是來來往往，川流不息。晚上要搶參考書，有人會放下飯盤，便跑到閱覽廳門口去等着，以便七時開門，捷足先登。大考期間，總是不到六點，就擠滿了，一到七點，一擁而進，冬天搶到附近汽爐的桌子，夏天搶到附近電扇的坐位。到圖書館的人，不見得個個是讀書去的，現在分別把這些派別說一說——

1 讀書派——可說是兩大的樞系，他們有的去讀線裝書，有的去讀洋文書；有的性之所好，作點課外研究工作；有的不得已，去預備明天派定的功課；更有的時急需，去查點什麼材料。這些顧客，總是從坐下去，直到閉館，無時不在作「開礦」工作。除非是查查足音，或發發燕燕的語聲，他們很少抬頭或想

別的。看完這本看那本，看完明天的看後天，時間一點也不放鬆，大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勢。

2 遊逛派——這派約佔百分之五，他們非常活動，一會兒在雜誌架上，看雜誌，一會兒在書架旁翻百科全書，一會兒又跑到書庫裏巡視一遍，或中中外的翻一陣。也許是在水果舖吃得太飽了，信步而行，到圖書館去散散步，消消食，回頭於睡覺也有益。

3 睡覺派——佔百分之二三，他們到圖書館之先，滿打滿算打起精神，苦幹幾點鐘。說也奇怪，看不上兩三頁，睏來了，周身沒勁，呵欠連天，上下眼皮一勁打架！要想低頭再念，怎奈精神不足，眼力欠佳，沒法子；姑伏在在桌上，問問周公到底怎回事？有的鼾聲如雷，還得遣館員的干涉。

4 簽名派——教授們指定參考書，圖書館另外放着，只可在館內看，取書時還要在書裏夾着的卡紙上簽個名，交圖書館存查，教授有時拿來看留個憑證，於是就有人去走走簽個名，權作看了。

5 打獵派——最多不過百分之五，他們到圖書館去的目的，是用讀書方式，去作某項重要工作。他們非常忙，眼忙要看——人，腦忙要想——人。嘴裏還忙想幾句話，說兩個問題。至於看誰，想誰，同誰說話？讀者比我聰明，恕我不再往下說了。

C 試驗室生活。試驗室都在科學館，設備還不算壞，很夠做試驗用。講到試驗的人，當然理學院同學是台柱子。化學試驗室，總是香香臭臭，百味俱全，臭不慣的人上二科學館的樓梯就叫苦，參觀的無不掩鼻而過。情形雖這樣，然而却沒一天沒人，也有人以為樂。實則也自有趣，紅紅綠綠，軟軟硬硬，這樣一倒，那麼一抹，軟的變硬，硬的化軟，鮮明的晶體，美麗的沈澱，在在足使人樂而忘返，無怪許多科學家都神遊興往。

物理生物的試驗室，更是千奇百怪，趣味叢生，無中生有，有中生物：電流通，什麼幾千百萬分之一粒的電子，也可以看見。鏡子一照，多少意想不到的細胞就動起來了。再仔細一看，什麼細胞核細胞膜也能鑿別出來，看完就畫，畫完還要作報告，這才叫人出汗呢！

G 夜車室的生活——（夜車室即夜間自修室）學校功課很忙，課外還要看參考書，作軍記報告，不是一本，便是兩章，兩天看完，三天交上。功課確是緊得有些過度。到了英文，英文先生不管旁的，預備下次功課，看英文參考書。說到歷史，教育，又何嘗不如此。每人功課，白日幹不完，只是把睡覺時間，拿出一部分來，去幹功課。每宿舍裏有個自修室，白天作閱報用，晚間開夜車用。兩個四十五度的電燈底下，二三十個同學圍着，寂靜無聲的，在那裏「裝」腦子裝滿了，夾着書去睡覺。或者有的裝到凌晨三四點鐘，才算戰事完畢，有的人搶不着坐，有的人也不完全用功。

四 課外生活

課餘之暇，到沒有多少時候，不過人不是機械，無論如何忙，緊；也得找出點時候來休息，玩玩，消遣消遣。現在先從課外組織說起，全校學生組織，有「南開大學學生」，目的在課同學之團結便利。文學，理，經濟，四科各有學會，會室裏有各種遊藝品，乒乓球，報紙，雜誌。又共組，「四院聯合會」性質不像學生會那樣穩固，有些「邦聯」性質。再有「出版社」，定期出版「南大週刊」，是全校唯一的

言論機關。女同學組織「女同學會」，是女同學惟一的組織。此外有「南大音樂會」，「奮劇團」，「世界語學會」，「英文學會」，「有閑社」，「微社」，「東北同學會」。其他有臨時組織的，「遠足團」，「消夏團」，「刻苦團」，「講演會」——時常請校內教授，或校外名人講演。又有幾個人隨時地，對某一件事物感同一性趣的，組織很多。

關於遊玩方面。或者有人到各科學會去打乒乓球，下棋，彈子。或者到運動場上玩足球，籃球，橄欖球，排球。跑，跳，擲。不過網球不是普通人玩的須要有拍有球，還得有錢去租場子。閑走的地方有：「麗生園」，「賞蓮亭」，「北極亭」，「西極亭」，「百樹村」，「臨溪亭」，「鐘亭」，「大中路」，「大中橋」。著名的勝景：「麗生觀魚」，「荷亭賞蓮」，「兩極視耕」，「樓頭遠眺」，「館頂觀月」，「遙望雲翠」，「棗林攀枝」，「塔子划船」。不過這個校景——道旁全是草塘，遙望數角紅樓，草亭幾間，有的人對此覺得風味絕佳；有的覺得孤高野傲，月夜臨風，恨不得長嘯震天；更有的人，觸景傷情，他說：「如此曠野，加以鐘聲，蛇虫出沒，真是修行的地方，那能念書。」

人數統計，我們記得很清楚，在北方，除去北平大學學生第一最多（兩千名以上外，其次多數便算師大了，牠的估計數在一五八七名。今年度的本一新生取錄者較往年特多，據說是預備分班好多安插些講師的，因為男女師大合併了，許多人要感無備點可兼之嘆。這一批新同學的數目尚不計算在內。比較之下，平大的校舍分散在城裏，各院佔據得地盤沒有一處不比師大的破琉璃窗強的，不比石駱馬大街那座住宅式的「紅樓」女師大闊暢的。譬如舊參衆兩院的法學院，端王府舊址的工學院，羅道莊的「學院」，分院遍設城內外的醫學院等等，他們的學生。不及師大兩倍，而地盤確是超過師大總面積的五倍以上了，請問這幼稚園小學一直辦到研究院的師大，以有限的幾處狹隘不堪的校舍（師大三院及附中，附小，幼稚園）如何可能敷用！

這裏是男師大。我們一進門來，便有一種與山清水秀的情華，和故宮隔壁的北大頗殊的意味。這裏的空氣就似乎正反應他所處的那種極其緊驟的偏僻的外城環境一樣，也一般的緊張偏促。

上圖書館去

這是圖書館。這圖書館有兩層 下層新

開雜誌隔室陳列着。在那新聞閱覽室間，每逢每天上午九點五十五至十點十五，這二十五分間，室內閱報的學生就擁擠起來，後來的還不斷的磨肩接踵的踏進，於是這裏的熱鬧勁兒，也就不亞於每屆舊曆新年學校大門外「逛廠甸兒」字畫人們擁擠的程度。樓下列着一排排的閱覽案。看新聞和雜誌的人也就在其間來往的穿插着。真讀書的學生只好上樓去尋安靜。於是樓上十來個書椅子又堆積起來。所以拿書籍雜物預佔座位的風氣，便從此養成了。因此桌椅雖是公的，地盤可是私的。

在摩登的各大學裏，從設備上講，完善的圖書館是牠唯一的靈魂；一個完善的圖書館，要看牠有多少有價值的，適用的，新近的圖書才可稱其為完善。自然管理也要得人才行，師大圖書館的書籍好像都上了年紀，都要成了琉璃廠古玩舖的好貨。有的說這裏沒有一九〇〇年以後關於社會科學的新籍，這似乎不一定確實。有，也不過寥寥的幾本，並且分散在所謂各研究室，守密起來不公開了！

到運動場走走

運動場四四方方的倒頗合局勢，雖然練習足球不開「鴨子」。脚場子的東南部分平素有五項運動的痕迹。為什麼只有痕

迹呢？因為練習的專家是不時常出馬的，有時候你也許運氣來了，走到操場上只見幾個專家在那裏練習，我告訴你，那也許是選手，那都是場兒上的哥兒們。這大概又離賽風頭會期近了。西北部場子上有的兩對籃球架子，課外散打的人總是不斷。但是多半被體專的哥兒們霸着。球皮色般的雄赳赳的四肢，一對對丰满的膂臂大腿。只見投籃的多而 Pass 的少。我們是體育界的門外漢，不知怎樣是大宗體育，怎樣是選手體育。

「老銀原先在華北那一次真賣力氣呀！『盆兒』打 Carter 倒是漂亮！」——連常到師大來的附中學學生都這樣唸着。

自習室和接待室

自習室和接待室，顧名思義，你也會領略他們的用處罷。其實可不然呢，在這裏，自習室倒是接待室，是談天兒和接待賓客的地方。因為每間裏至少四五個人或二十人一大間，這如何能大家一齊自習，一齊開讀呢。所以吃喝笑樂的嘩雜的聲音便無法禁止了。真想自習的人只好另闢新境地去。有錢的你到校外住；沒錢再另想主義。那接待室呢？接待室有兩大間，名是招待外賓，其實異性的內賓不斷的在這裏彼此招待。

至於女生宿舍的自習與寢室，也因為人稠地窄的原故，那只好「寢習」相混了。有時候也許是招待外賓或男生的接待室。

佔寢室的故事

從前，沒有校長的時代，要想住校的學生，除非你有同鄉相識的，你休想佔一四間製造肺病的師大寢室。（兩年前有人統計北平各大學患肺病者屬師大）那末我就暫時辭務課了，假使我沒有什麼過得着讓牀鋪交情的同鄉，那就無法可想了嗎？他說「也有時，」那便是：「舉起老拳來打進去！」那時我聽了，很害怕。

辦學會與爭屋子

在師大這個學校裏，學生的教育活動確是很多的，如辦平民學校，各種補習學校，暑期學校等等。這可就是最富有的風氣，最有價值的工作。並且也十分着有成績，社會上博取莫大的信任。但有一樣極無聊的事，便是設立那些有名無實的學會。（各公開的，正式的學會，如教育，國文，英文，數理，史學，地理，化學，生物，物理，體育，社會等不在內）其用意並非在辦學的，乃在佔屋子的。因為一會或一社之立是個招牌，打着招牌向當局勒索個屋子佔佔，讓至兩三個心投意合的大小同鄉來此，夏天倒也涼爽，冬天倒也溫暖。

況且自修起來也是舒服的。

生物系與地理系

你如果曾參觀過清華的生物系與地理系的設備，請你再參觀師大這兩系的設備了，清華的生物系佔一座新建的三層大樓；師大的生物系，佔一個不過二層樓的樓底，三個教室，一個標本兼辦公室。清華的地理系有聳立山頂的五層天文台，院中還有一個滿好的氣象園。而師大的地理系却也太可憐了，除去教室裏盡有的東西以外我們還沒看見什麼新奇的儀器。自從牠和史學系分家以來，家產愈顯零落了。所以每次畢業生之工作攝影紀念，公佈在通路壁上玻璃閣裏，只見是主任，教授，講師，學生，團團的繞着桌子一帶看書，看書而已。

生物系如此，地理系是如此，化學系物理系之設備，雖然也各佔了五六間屋子，但其儀器的陳腐，應用之不足也不過如此。倒是數學系設備可大可小了，在教授上應有的普通用具外，需要不着什麼購置。然而成績之獲得也許不下於其他理科各系。一般的說，師大理學院雖然沒物的量，却有人之質，因為人們都批評理學院的學生大部分對功課都是勤奮的。那不能勤奮的，早被功課驅到旁系去了。——最怪的

在兩年前理科的學生學了兩三年的理學，支持不住時，一轉就到了教育系或其他各文科系，這樣的濫辦，大家都不攻詰負責的當局，却說教育系可以抹糊，於是教育系的學程，雖然有些是公共必修的，也就漸漸使大家看不起了。

談到教育系的設備，教育系有一大間的儀器，因為東西擁的年代多了，無人應用，到現在想應用也都鏽了，不靈了。所以在那裏放着就像陳列紀念品似的。

主任問題中自三學系

主任問題中的三系，教育，英文，史學，談起來真可說是不幸。教育系為師大首系，為師大諸學系中之主幹，這是人人盡知而教育系學生也最樂道的。教育系自十八年歡迎邱椿博士到校後，一年半的工夫，教育系從前數年來的「不景氣」似乎漸漸的就代以「活潑」氣象了。教育圖書館成立之後新圖書添置了，課程厘定得系統化了，教育學會創立了，「教育叢刊」出版了，學生研究的空氣已被邱先生提起來了，不曉得忽然自什麼地方來了一股子邪氣，徐校長接到教育部（蔣主席兼教育部部長時代）之電要他辭退這有講學自由的大學教授，邱椿。其實這電文誰也沒有看到，邱主任自是就不到校了，於是主任發生了問題

直到暑假前才由現任李湘宸博士以教育學院院長兼代，邱教授被學生逼得不得已乃再回校任課。

英文系何以在這種暑期中發生主任問題呢？這乃是人選之不易的問題了。原來兼兩校英文系主任兩校教授的（）先生（被錢昌照那次（去年冬）視查北方各大學之後向中央報告中列在第一名）至是男女師大合併之際，事實已無法再兼了。然而學生又不滿意這個，又不滿意那個，當局應付的老主義最好不過是「虛懸，替代，兼代」之類的妙法。

史學系呢？史學系原來的陳垣主任於男女師大合併之後，雖然很受學生歡迎，但他老先生不願看當軸的為難出汗，毅然決然的辭去了。

休學教？兼課教？

師大是造就師資的，的確。中國社會如此需要師資，而師大學生非四年以後不能走到社會上去，這是造就師大學生常休學或兼課風氣的原因之一。中國現代社會，這樣變態，青年問題這樣複雜，在學的學生，方在辛辛苦苦中向學，但另一方面眼巴巴的看許多沒受過正式高等教育的青年，流氓式的，或小政客似的，一個個都攀緣時機或「黨運」所推，都似輕氣

球般的升起來了，局長的局長，委員的委員。而師大學生們一方面受經濟的壓迫，一方面又接受着青年摩登行為的刺戟，如何不想出來幹幹。至少也想弄一兩點鐘中學的課程兼兼呢。於是休學與兼課的風氣大開。

出風頭和享權利

在師大你想享些生活上的便宜嗎？如果你沒有好的同鄉，或原來中學的同學私讓給你地盤（寢室和自習室）；或者你雖有地盤而不太滿意；那末，請你出風頭，或者運氣到了你也許惹來女同學的交際「愛」，至少佔個地盤（如自治會及其他學會會址之類）是容易的。

自把訓政學院址收來作師大一院之後，這種現象稍稍好點，不過近來研究院成立了，佔了全二院的院址，於是地盤分配的問題，當局者簡直都弄得沒個好辦法。

北國長衫對南洋的西裝

你雖然見了這節的標題，你一定很莫名其妙。但是待我給你分析，那便是，北籍的國文系學生多相布長衫恰與南籍英文系學生的多數西裝對照。在師大可是還感不到清華那樣的純洋氣；因為西裝架子到底不十分多。你或感不到像北大那樣官氣的長袍。因為有些長衫也都是粗布的。而尤

其是國三四年級的有了暮氣的老同學。

誰是師大之花？

終了，我給讀者寫一節你想知道的問題

「誰是師大之花？」

誰是師大之花，這簡直不能有令人滿意的回答！何以故？因為師大的女學生，到現在，沒有三年的光景，雖然未經怎樣特殊的招生，却也增加了六七倍以上，原有女生不過七八十人；現有六七百以上（那末簡直是雜牌兒軍隊了）

一部分男師大原有的女生

一部分由女子學院無條件轉過來的，

插班生

又一部分今年女師院合併過來掛大學

招牌的各系各級女生。

在師大原有一羣女生裏說，誰是花？你是找不出的。因為他們的確老成自重，很覺知她們是師範生的地位。在其次女子學院轉來的女生裏問，誰是花？這你也問不出，因為她們拚命的追逐男師大的程度尚且不暇。在第三由女師院轉來的學生裏問誰是花？也許有人能夠回答。因為我們有時候就在畫報上也可以鑒賞着的嗎？

「這一篇短文，自信是以老實的態度，坦白的來記載來描述的。

描述這男女師大剛在合併之後，

一方面給男師大算個總帳，一方面給新師大算一個開始。」

作者附識

大學生活的回憶

——四年光陰消逝於法政大學——

假使你不是個傻瓜，你應當懂得如何住大學，然後再去住，這樣子，你在念書之中，還可以得到一些閒情別致，不然，你一方面把眼睛瞟到講義頁子上，一方面把耳朵用來聽大教授的嘴巴子往外放送各種不同的聲音，而不另有一番神計妙算去應付當前的環境，那麼即使你們住過了四十年大學，你出了學校之後，也一定覺得有點茫然的滋味，何況當時僅僅只有四年？

四年之前，那時正是民國十六年，北方倒是死氣沉沉，南方却已經到處掛滿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聽說北京那時還叫北京，是全國文化中心，於是我携了一顆渴求知識的心，到北京來想過一下子大學生活。那時候並不管北京有沒有革命空氣，因為先人之見，胡亂的就跑了來，後來才有人說那是有點腐化，因為一年之前，已經有多少北方青年，拚着命回「革命的武漢」跑，我却專專地走向了封建，腐化，專制，……等惡勢力集中的老

「帝王之部」來，心中真不免有點惘然！而今，一切都過去了，北京一變而為北平，豈不是充分的表現着革命的色彩？昔日之惘然，倒覺得是有一點孩子氣呢！

過了些時，咱算成了大學生了。開始就來了個大大的「時運不通」！那時候咱竟入了個沒有校長的大學校，似乎掛了一點無政府的色彩。雖然一切都照樣進行，可是，這又顯着是沒有首領，而又有「團體契約」可以在暗中支配一切，實際上豈不也成了無政府的狀況了！所幸者，中國的大學校，多少時沒校長本是常事，過細一想，才把惴惴然不自安的心情消失了去。不用校長，顯見大學生有自治的能力，況且學生而形容之以「大」，還用得着人管？咱便用這種說法在人面前表示一點傲慢態度吧！

記得那時的北京政府教育總長是姓劉名哲，心懷世道口下，學風不古，自己身攬教權，那能任此情形一再延長，以免世道而害學子，於是秉承大元帥之命，着實想把風氣挽救一下子開宗明義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合併國立九校。從此我們學校門口高懸的「國立北京法政大學」的牌子，改為「國立京師大學法政科」，教育次長兼任了這個法科的「科長」。此後，復大運動

鬧了個天翻地覆，結果門口那塊牌子仍是「……法科。」

我至今很感謝那位總長，因為從他極力

本週刊第一週年紀念擴大

號徵題：

- 年來教育界之「教」學概況
- 年來一般社會心理之傾勢
- 年來華北農之經濟情況
- 年來天津企業界之經濟情況
- 年來都市社會之生活現象
- 年來外債之回籠
- 年來政府對其向之展望
- 年來輿論界所重視之問題
- 年來國際代表會議
- 年來世界各國之經濟恐慌
- 年來國際間外交關係之變化
- 年來對東亞問題之態度
- 年來各國言論界眼光中之遠東問題

附致酬條例

- A 酬金分兩種
- 1 每篇五元至二十元
- 2 每千字三元至十元
- B 來稿每篇，數最多不得超過五千
- C 須自定酬金或不願受酬者均請預先聲明
- D 限期八月五號截止
- E 稿寄天津英租界義慶里白河社白河週刊編輯部

整頓學風之後，同學們一個個都十足表現出循規蹈矩的樣子來。可是我有點不快之感的便是，每天到學校去上課，有如身在荒野，杳沒教兒的甚麼都聽不見。我以為一定是同學們像老僧入定似的在學風二字底下作工夫去了，要不，爲甚麼如同荒涼的大利古寺一般，毫無一絲上香火氣息？

我自從五運動開了點學生鬧事的風氣之後，中學大學的學生，真可以說得上「高於一切」，校長不滿他們的意，跟手兒叫一聲「打！」教員不稱他們的心，跟手兒喊一聲「驅！」無論校長教員，未嘗有不幾跑滾蛋之滋味者也。劉總長看眼中，記到心裏，覺得這種風氣，如不加以改革，尙後成何體統？聽說在有一次款談張宗昌時候，大家都主張用「手板」去挽已頹之學風，倒是古已有之的方法。

況且「朴作教刑」，赫然載於史冊之中，聖賢教人，猶且如此，矧在後輩？討論的結果，要在教育部多預備幾條手板，學生犯規，由校長親詣教部，恭領手板，歸而責其不肖之徒。議甫定，輿論譁然，以爲辦教育而用笞刑，成何事體。不然怎樣，後來並沒有照樣實行。同學們見面後，雖以免受笞刑，互相告慰，可是你在學校稍

有一點不滿學長的意，另有一種處治的法子，談起來都有些色變，那就是派你一個「赤化」的尊號！除非你不想活，你願意上天橋去？於是學校的空氣較前安靜得多了，縱然談不到像荒野那般靜寂，不過你一進學校，定教你感到一些冷森森的氣息。我在這種空氣中浸淫了約摸一年光陰，享受了些各式各樣的教授「的嘴巴子內噴出來的各種」同的音調。這就夠你的福氣了，你還想再冀求甚麼？

中國的大學，照例一年一考，平時你幹些甚麼勾當，管不着！考試及格，讓你升級，升級四次，保你可以領張學士證書。我在大學四年，並沒有聽到有人因考試不及格而留級，而不讓畢業。你如果不覺得自愧的話，你可以對人說：「我們學校辦的很好，學生都還能致力學問，從沒有留級同沒有不畢業的情形看來，便是一個頂好的證明。」準保沒錯兒！

頭一年，因爲什得是劉總長整頓學會之下的學校，每學期須得一考。當時有點摸不着頭腦，如果考得嚴一點，豈不完了？「咱在中學時候就沒有正經考過一次，劉總長對咱們一不客氣，咱首先就受不了。」「大學校考試，還不是照例出題，限範圍，怕甚麼。」「人家「鴨鴨巴子」自

辦法，厲害得多」「瞧着辦吧！」同學們紛紛議論着，不知這難關究竟好過不？人家教授們比咱們經驗多，對道考試是得出來的？全在自己平時下工夫了，居然也有人如此對待中國的大學生，嘻！可以傲視一切矣。只要你裝做用功的樣子，即使考試不能「怕死」(C) (C)，仍然不失爲大學校的好學生。

頭一次的考試快到了，一位有經驗的教授在我們的教室中間我們「大家說這門功課該怎麼個考法？」跟着教授的學者式的面孔上，帶出一絲哭意來。

大家鑿然而驚，不知所對。我心想：這次考試不是要鄭重辦理麼？他豈不知道？爲甚麼還要問人？「請先生給我們限一點範圍好麼？」有位精明的同學，乘機攻入。

「不大妥當，學校的意思主張不隨範圍，嚴厲考試」。教授先這麼一擒。「可是考試這種事情我覺得沒大關係」這是教授的縱法。

就這麼一擒一縱，教學兩方，各各滿意。範圍之小，幾乎等於出了幾道題。教授們的面孔雖然不同，那種可佩服的

經驗，却是一般無二。簡直和學生們的情感融洽到十二分。考試開始的那天聽說教育部派來兩位監考官，可是一連幾天，一直到考完，並不會見他們的面孔。後來才恍然 教育次長的學校，還有錯兒？考試又何須乎監耶？

當了一年京師大學的學生，快到第二年暑假了，正在停課三日，預備考試的當兒，國民革命軍忽然降臨北京。那一次是有名的『鳳還巢。』時局驟變，學校無形停頓，學生教員，風流雲散。有幾個出鋒頭的學生，仍然盤據學校，私自幹些勾當。或者是壓迫受得太重了？那怨讎之氣，都集中標語之中，亂貼牆壁之上，打倒，撲滅，贊成，擁護，耳不遠聽，目不暇接。噫吧！校門口『國立京師大學法科』的牌子上，蓋了些寫着『國立北京法政大學校』的白紙方塊。自法政大學一變至於京師大學法科，再變又成了法政大學，一年之中，住了三個大學，自己以為有些人一個大學都住不了，我却一住三個，你能說怕不是天之驕子？

凡是受過劉哲總長的教化的人，應當記得大學校不准男女合校的命令。男學校已經進去了的女學生，當然沒法使人家退出，以後則不准再招。於是大築男女之防，

以免不規之行，見於習禮之地。女學生在教室裏的座位，前後左右，各空一座，那是怕你在教室中蹈了男女接觸的嫌疑。教室之外如何？倒沒有規定甚麼辦法。我當時真替總長可惜，他沒有請我當他的顧問。以我的辦法是女學生在教室的座位四周，應當各設電綫一道，各駕機關槍一架。男學生一到女學生跟前，定教他死無葬身之地，這樣子，才可以實行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擴而充之，凡有女人的地方，應劃為戒嚴區域。我想劉總長如此一來，真個是生而為英，死而為靈，配祝禮廟，吃冷三牲，於自己流芳百世，對社會造福無量，豈不懿歟休哉？

這是我親見的事實，女同學一到她座位上的時候，那種難為情的樣兒，令你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味道。本來這個特別座位真有點不好意思坐，劉總長把青年男女，看成毫無理性的動物，尤其把女子看是危險品，因此前後左右，不准有人同坐成這種待遇，如何能忍受下去？我真不相信一個總長的頭腦，如此複雜，竟能想到這些細微地方。呵呵！你個四千年的古文化國所煎造出來的人才呀！要不是你老的古道熱腸，慌狂關於既倒，中國怕不已經成了蠻貊之國。夷狄之邦了？

革命軍到後，果真是名不虛傳，大人先生們的精神都浸潤到革命的空氣中去了，倒把幾個國立學校，弄成關門大吉的情況。暑假過去了，一月，兩月，……只顧革命，不管教育，那種精神實在令人折服得五體投地！學生們却在那兒磨幹，甚麼讀書運動，呼籲開學，烏煙瘴氣，一場糊塗，好容易扭扭捏捏，勉強開課却是欠薪不發。於是有教職員工會之設，大發電報，催索欠薪。教無心教，學無心學，胡亂過了幾日。

又來一個合併，單科不能稱大學，我又一變而成了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的學生了。當然又是一氣復大運動，政令所關，困難照准，仍是法學院。復大運，究竟有何意義，至今我還沒有清楚。有人說，這是中國人徒好虛名，不務實際的表現。

我們那一班，一共十幾個同學，大家都覺得湊巧的是，一人代表一省。亦如同中國一樣，有點不大統一。那就是說，上課完全到齊的時候很少。頂多是二分之一，有時痛快來個空城計，還得聽差到宿舍去請一下。聽說這就是中國大學學生普遍的派頭兒。然而我們的同學們，對此種現象，另有一番解釋

自從國都南遷之後，北京改為北平，市

面繁華，較前一落千丈。商店缺少顧客，學校沒有教授。學者們那裏去了？你一定能整想學者們的棄學爲官。中國人的主張是，一個人能帶一點官氣，才叫有出息。那些有出息的學者們，正當黨國求賢如渴的時候，一聲南下，溜之乎也。於是學校起了教授荒，而離去的人，又很少能夠勝任的。你聽他噴一點鐘氣，倒不如自己一個人看看書。「我說，咱們還有精神聽他胡說麼？回家是正經」，「走！」這樣三言兩語，管保是又來一齣空城計。我們對待那些飯桶們，就是只有這麼一個辦法，如果在課堂上對他「噓」一聲，倒不是什麼難事，不過大家都覺得爲情，所以從來沒有「噓」走過一位任何樣的教員。這便是中華民族的容忍性，一班中十幾個人，一省一人，勢力平均，恰巧能代表一個中華民族。因此我們很能表示一些容忍的大度來。無忝祖國，不愧中華。我們有時候如此一談，大家便都開然大笑了。

「四次年考，末次算是畢業；現在咱是走出『大學之門』了，對於已往，覺得光陰有點太快，自己想想自己，又似乎不相信是大學畢業的人一般。偶而走到學校去找，兩個舊日同學，宿舍中的胡琴聲，和緩歌輕唱的皮簧聲，覺得那種閑情逸致，惟

有當今的大學生才能享受得到。

「口先生，電話！又是她！」聽差這樣一叫，把「又是她」三字很有節奏地從帶着哭意的口中送出來，對着人們略略做一點鬼臉，那情景倒是一幅很有詩意的畫。

你聽罷！還有更有情趣的聲調！你聽罷！還有更令人留戀的現象！

四年過去，心中只覺得茫茫然。你個傻瓜！把你那彈不成調的生命之曲，悄悄地讓時光帶去罷！

景山之東

林滑

在鬱鬱的楊柳成陰的景山之東有幾座古典式的樓房，棋盤式的宿舍，點綴其間。那就是若干青年爲他顛倒的大學堂所在了，你不應小看這一片地方，在那裏曾掀起文化的鐘，敲醒中國的迷夢；在那裏曾沖出過沖天的殺氣，殺開了舊禮教的關鎖；在那裏曾產生過不少的志士，爲了爭自由求真理而賣去頭腦的英雄，不過也造出了不少的貪污敗類，及賣國求榮的帝國主義走狗及高等流氓；這些可歌可泣的往事，尚深深的葬在後死者的心中；——而今在那裏更聚集着幾千個面孔不同，興趣不同，境遇不同，言辭不同的青年，有的迢迢從數千里

外的歐羅巴美利堅加拿大跑來，領略東方文明，有的從我們不客氣的隣居日本，朝鮮跑來，領略大陸風味。更有我們十八省的——知識慾的滿足——之下，到這裏來學，來吧，帶來你一顆同情底心，看看這大學風光！

哲學班上

鐘聲響了，人們流水般的向大講堂的門口擁去，希望有一個好的位置等待着他們，但是不幸，在上堂之前已有大捷足先登了，他們在那裏發出勝利的微笑，看這般手足忙亂的地盤尋覓者，到底女子是合羣的，你聽

「這裏！這裏！這裏！」（這裏這裏，當有二解（一）我在這裏，（二）這裡有你的位置。若照第一義講，讓『黃費九牛二虎之力，從人羣裏浮了過來，一場空歡喜，豈不開玩笑哉！罪過罪過！所以在此地用『這裏』這裏』當然是第二義了，——（附註）於是『黃費九牛二虎之力，從人羣裏浮了過來，一場空歡喜，豈不開玩笑哉！罪過罪過！所以在此地用『這裏』這裏』當然是第二義了，——男子則不然，分頭覓座，各不相顧，一旦得之，則沾沾自喜，椅子聲，人聲，皮鞋聲，三位一體黑漆一團，沒有座位的便塞在門口，好像一些看視戲的，更有一些人「後來居上」在舞台上伸起頭來，

混亂在幾分鐘內停止了。教授的面孔從

黑板後面出來，「諸位同學，今天講……」

於是講者則，手不停揮，口不停說，

學生則筆不停抄，目不旁瞬，一心不知有

鴻鵠之將至，有人說：「速記家能一字不漏

，甚至一聲不漏的把講義筆記下來，教授

曰「咳」，則大書特書曰「咳」，教授曰「咳」

則大書特書曰「咳」，是否屬實？耳聞不比

目見，此係廢話，打住不提，

兩個鐘頭着實不算什麼，鐘聲又響了，

大家都有點興奮，是腦筋裏裝滿了教授的

高論呢？還是粉筆味和香粉氣所致，則不

得而知了！

學生走了，差役來收拾講堂。一會兒在

紙牌上記着：「今天拾得短鉛筆三支，粉

紅小手帕一塊。」

圖書館

大多數的同學把半天的光陰消費在圖書

館裏，於是「到圖書館去」成爲往來於荒漠

的大操場的同學們一句流行話，圖書館是

多麼神秘的所在，大講堂上給你一個繁榮

與活潑的印象，而圖書館所代表的却是幽

靜與嚴肅，再論是讀書，寫文章，抄筆記

甚至於寫情書或「休息十分鐘」的人都向

圖書館去，其門限不踰穿者幾希！但是也

有例外，一般唸古文的老夫子們，却寧抱

一大堆書到宿舍去却不肯登閱書室之門

，就是因爲圖書館裏要靜而不許「搖」不

許「靜」的原故。從前有人講有位顧先生

在圖書館唸古文，他是瞧不起西洋人的，

却好有外國人來參觀，他老先生旁若無人

，大搖大擺後來唸到得意之處，便坐在書

桌上雙足亂抖，鞋子同襪子都丟在地板上

，想來是好久以前的有趣故事。

我不知道在以前貴族與紳的住宅有什麼

大的不同，北大圖書館是由一個龐大的王

府改造而成。雖然裏面裝了不少的電燈自

來不類的東西，也覺的在廟裏差不多

，院裏有二株大樹，風來時便沙沙的響，

，時會一片枯葉翩翩飛舞，落到開展的書

本上，假使在江上，也許有一條圍牆的小

河，在我們倦讀之暇，供人玩釣吧，此地

却沒有。幽靜是北大圖書館的特色，人雖

然那麼多，所見的是緊張而非局促，各

個人工作不同，從他們臉色上可以看得出

來，讀書的朋友，最中靜不過，而寫論文

的先生們却最正經不過，遠遠的藏在書室

的一角，臉上帶着倦意，無疑的他是做一

點不喜歡旁人發見的工作了，更有人在

裏出神，舉手不下，你頂好不要去驚動他

，總之這一般青年都是在另一個平安的世

界裏遊玩，他們所想像到的也許是英雄，

希特勒與德法斯西運動

法斯西黨在德國，丹麥，瑞典，均早成立，即捷克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

等國，亦有強人勢力；尤其是日本前首相犬養毅被刺之後，法斯西運動遂震動

了東亞，國人舉起研究，是以鈕先鋒先生從七月二十號即可與讀者見面！

付印本約三期起即不在本報中發表，內容豐富，對於希特勒氏之法西斯運動，說明

極詳盡。定價二角，共分八章，內容豐富，對於希特勒氏之法西斯運動，說明

照八折售書。若須郵寄者請附掛號郵票五分。

第一章 希特勒氏之略

第二章 希特勒氏之略

第三章 希特勒氏之略

第四章 希特勒氏之略

第五章 希特勒氏之略

第六章 希特勒氏之略

第七章 希特勒氏之略

第八章 希特勒氏之略

木下好太郎著

鈕先鋒譯

預約者：來件

請寄天津英租界義

慶里廿九號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白河社出版部

烈士，官僚政官，或是一些圓臉或長臉的姑娘們。

讀理科的朋友是在另一個房間，在他們面前都放一本很厚的洋裝書，旁邊一部看不動的大字典，假使你是外行，不知道這些×××的枯燥的方程式中有何奧妙，你不如出來瞧瞧那古磚秋葉，哼兩句詩也未嘗不好。

尾聲

我一生行事好像有點很隨便的樣子，比如說我之來北大，是因為我中學畢業了，來北平升學，因為北大招生我便去考，因為北大收留我，我便住下，但是想記我避開一切華美的建築，和鬪氣的住所的誘惑，安心住下，一直到現在，當初一點對北大的好感好像還不曾失去，也許並非完全偶然的吧，初來北平時一個人住會館，因為人地生疏的原故，每天下午總跑到西齋找一位朋友，在那裏認識許多同學，使我很高興，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的思想，和熱情的談吐，後來我進了大學，在學校旁邊一家公寓住，每當吃罷早飯便經過一條小河，到學校附近去亂跑，每一件事物的發見都給我很大的興趣，午飯是在外邊吃的，藉此機會我認識了大學附近許多的小飯館，每次總吃一點不同的東西，從辣

子雞，燒牛肉一直吃到菠菜豆付，有時便到學校裏去遊玩，一位同學在一篇文章中說，「北大是帶有神秘性的，二院——理學院——的建築彷彿是他的象徵，因為當我向屋子裏一望時，心裏便由藐視而變為驚奇，你想，這樣笨拙的房屋決不會是在學校成立以後建築的，因為改良味理的結果，即作教室或實驗室用，却無絲毫勉強的意味的，而精良的豐富的圖書儀器就藏在其中」當時的我也曾發生過這樣的感覺，不久北大卅一週紀念使來臨，是十一月天氣，遊藝會在晚間舉行，每晚在刺骨的寒風裏跑向二院去。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般學生軍同志們，在冰天雪地裏，恭而敬之的站班三點鐘，這苦頭怨來不是泡在舞場中的大學生所能忍受吧，大會舉行民衆測驗，有一條問說「中國的軍人誰不是軍閥」，有許多很巧妙的回答說：「白雄遠不是軍閥」的確，白先生是北平大學生軍總司令，而能與士率同甘苦，領袖羣英，今國家將亡，我們不能不對這些不是軍閥的軍人和熱心愛國的兵士作無限的著望了，從那時起我便對外人誇獎北大有自由和犧牲奮鬥的精神的話，有相當的同意，而今已是幾年光景，除開清晨買油炸燴的細長的叫聲引起我的鄉愁之外，我總覺得這裏就是我的家鄉！

請看

中華國風社

最新出版的

1. 日本對華外政策…… 霍維周著
2. 國防政策…… 郭甄泰著
3. 日本侵略東北之經濟政策…… 王一新著

中華國風社

北平定阜大街一號

本刊第四十二三期要目

評廢戰運動	李華生
抵制日貨聲中之華	李華生
南華中華北比較觀	李龍門
我國各地之日本銀行	朱家珍
上海之危機	鈕先銘譯
有憂華	鈕先銘譯
緊縮政策之成效如何	鈕先銘譯
實行緊縮政策之先決問題	鈕先銘譯
犧牲青年之責任	李華生
爲廢止內戰運動者進一解	凡平
北平外交大樓內之「盧山真面目」	李華生
評經亨頤氏之	李華生
學生參政論	鈕先銘譯
日本與蘇俄	鈕先銘譯

